



非
祖
徠
學





訂齋久米先生序
養齋 蟬先生著

非徂徠學



平安書舖

玉枝軒發行

非徂徠學序

夫三代邈也。程朱既久矣。元明之間。違道于譽之徒蜂起。鳴於當時。世稱通儒。蓋孔門猶惑於聞達。況於後代乎。我邦近世徂徠者出。猶元明之儒乘於好新喜奇。然其爲害淺而且近。則不必闢而明矣。頃吾友鰲氏寄一書。開卷則辨彼者也。順利因思俗儒之見。雖不足辨。而鰲氏之憂。亦是一理。此書之成。實一童蒙之聽。使不至岐多路惑。亦一治之功。接孟子者也。豈不美乎。於是書其意於篇端。以爲序云。

寶曆十年庚辰季夏中浣

久米順利謹書

非徂徠學序
昔世豈不美乎？後世豈不美乎？然則豈不美乎？
一童蒙之學，則不至如多岐之塗。而一古之學，則不至如多岐之塗。
之見，則不至如多岐之塗。而一古之學，則不至如多岐之塗。
吾文雖大，而一童蒙之學，則不至如多岐之塗。
其理雖深，而一童蒙之學，則不至如多岐之塗。
然則豈不美乎？後世豈不美乎？然則豈不美乎？
非徂徠學序

非徂徠學自序

自徂徠物氏出，而英俊多爲之所傷。以其曰：道者先王所造，故士子尊道之心薄。曰：窮理察微，非也。故研精峻行之志弛。曰：氣質不可變，故不必遏放蕩。曰：宋學非古而吹毛求疵，故喜奇好簡，以長驕倖。曰：詞章爲經學之基，而使人先習詩賦，故詞人傲放之氣移。士子之心放蕩愈長，忠信漸衰，遂爲先王孔子之罪人。其間有好勝于譽者，不必左袒徂徠，亦不必從朱子。意欲復古業，唯師心以排先賢爲事。以立新說爲務。其曰兼取諸家，亦實主心所好。顧以朱子爲非中

正。此皆實爲徂徠所化。而不自知爲徂徠之奴。門各異說。人各殊趣。新學小生。不知所向。或一左陷大澤。則亦放蕩敖慢。賊仁害義。嗚呼。徂徠之學之害。可謂甚於洪水猛獸也。夫疾入於骨髓者。雖以扁倉之伎。而如不受何哉。若或在皮膚。乃施之療。則庶乎一吐而解毒矣。愚於是乎斥徂徠之非。以作此編。其所斥。唯提大綱。蓋斥其大。則小者可知也。
寶曆甲戌春三月望 蠓維安序

非徂徠學

蠓維安著

徂徠物氏著論語徵。謗先儒之說曰。後世豪傑厚自封殖。以聖知自處。敖然自取。諸其心。以爲解。愚謂此徂徠不能見其睫云爾。徂徠著論語徵。貶黜舊解。自以爲得先王孔子之意。公然布於一世。彼說非孔子復生而授之也。非魂往冥漠而受之也。亦唯自取諸其心爾。夫孔子不復生也。魂未往冥漠也。獨自觀古考迹。決諸胸臆。徂徠與先儒何殊。若曰我善讀古書。知古今言之異歟。則亦自以爲善讀善知也。先儒豈

不善讀古書哉。豈不善知古今言之異哉。若曰我善學古文辭。故善通古訓也。歟。則于鱗元美既善學古文辭矣。而其說未嘗如徂徠也。若曰二子未推及我。則推及之歟。則其推及云者。乃是徂徠之意見。依然取諸其心。強託其功於古文辭也。然而囂囂張口曰。不佞答天之寵靈。然則所謂以聖知自處者。徂徠自道也。嗚呼。愚哉。甚矣徂徠之妄也。徵所收古訓者。多是牛溲馬勃。朱子汰之而不取其荦備矣。彼未之知。探輯求媚。譬諸拾石以爲玉。誇之盲人。春臺古訓亦然。徂徠之謬。其

要在學。則及辨道辨名。能察於此。則徵之謬。不必辨而明矣。

管子有學則章。宋儒亦著學則。皆示學習之法。以備準繩。未嘗有及議論者。徂徠學則。則異乎此。縷縷議論紛紛。誹謗謂之學義。則可也。而彼題曰學則。可謂不知文也已。又彼以古文辭自負。而學則一篇。雖雜用陳言奇句。然未免於唐宋之句法。十目所視。其可誣乎。嗚呼。彼以文鳴。而名違其體。以辭自負。而錦綴於布。天之惜才。而然邪。抑天責其罪。使之貽邪。學則曰。千載逝矣。俗移物亡。故之不可恃也。愚謂非

也。千載逝矣。唯故可恃也。但徠雖有才矣。初不得不假詰。其中年讀古書。亦唯以詰爲之端緒爾。若夫詰之不可恃也。則彼二辨一徵。何爲紛紛訓詰。何著不可恃者之多也。

又曰。吾奉于鱗氏之教。眎古修辭。習之習之。久與之化。而辭氣神志皆肖。辭氣神志皆肖。而目之眎口之言。何擇。其附錄曰。不佞少小時。已覺宋儒之說於六經有不合者。中年發憤。以讀古書。目不涉東漢以下。亦如于鱗氏之教者。蓋有年矣。久而熟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其文意相發。不復須注解。於是回首以觀後

儒之解。紕謬悉見。愚謂異哉。但徠何與釋迦相似。釋迦言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但徠之意亦唯我獨尊而已矣。彼開口則稱禮樂。而其言不讓。曰辭氣心志皆肖。曰紕謬悉見。此豈三代之辭氣耶。乃其曰肖者。自以爲肖。而實是天地懸隔。然則彼目眎口言。昭昭乎俗眼俗論。何足以信之哉。朱子所解。無於六經不合者。但徠少時已以爲不合者。與彼臆不合耳。其中年又以臆爲主。求之六經諸子。及其成熟遷就成義。文意句勢與臆相符。於是乎愈自信。以爲千古卓見。其與妄見異者。指爲紕謬牽強。終不知妄見之所成。

也可謂昏愚矣。然彼妄本自浮淺生。而一世淺薄之士。亦嘗與彼同疑。故忽聞其說。以為卓越。雷同犬吠。浮淺愈長。亦終不知浮淺之所崇也。噫。學則曰。聖人惡空言。仁義道德之說盛。而道益不明。又曰。聃者務言之者也。務言之者。明一端者也。舉一而廢百。所以害也。後儒乃非聃而倣其尤言之不已。名存物亡。愚謂非也。嘗聞聖人以空言為不如行事。未嘗聞曰。惡空言也。但徠何其讀古書之疎也。且聖人特就春秋而言之。若尚書論語。不必見之行事。但非若老莊離物而說理耳。孔子曰。言思忠。又曰。慎言。

其餘何尚不言乎。聃離物而言。所以非也。程朱即物而言。所以是也。若特以務言為非。則尚書論語醇醇話言。但徠皆以為非耶。秦漢之間。物多亡。道不明。非言之罪也。言而不中之罪也。程朱勃興言之。而中存物於未盡亡。明道於將墜地。愚故曰。仁義道德之說盛。而物存道明矣。唯但徠之妄見未明而已。且夫但徠惡空言。而學則辨道辨名。論議紛紛。忿目攘臂。猶是未足。刻國字答問書。求其說之售於閭巷。何其言之不已。而且務言之耶。

學則附錄答安澹泊書曰。家禮神主制長尺二寸。象

十二月。凡禮用十二。唯天子爲然。伊川乃用諸庶人。豈非僭邪。愚謂徂徠可謂不知禮已。神主用尺二寸。非僭也。深衣亦十有二幅。象十有二月。由天子達庶人。禮文明矣。庶人服之。孰謂之僭乎。禮數有以三爲天子之數者。有以五爲天子之數者。有以八爲天子之數者。有以十二爲天子之數者。是故天子十有二旒。諸侯以下用之。則爲僭。而深衣十有二幅。則非僭也。天子八佾。諸侯以下用之。則爲僭。而八命之君用介八人。則非僭也。其餘數亦皆類此。若必以用十二爲僭。則一年十有二月。唯天子用之。諸侯以下則不

用而可哉。但漢官儀有天子主尺二寸。諸侯一尺之說。此特漢禮。非古經所言也。古禮主數。經無所見。周制棺厚自天子達庶人。喪爲父母三年。亦達于上下。以此推之。則主數豈可以尊卑有異耶。故程子斷然以尺二寸爲度。所謂以義起者。可謂得聖人之法矣。非徂徠之所知也。凡徂徠之論禮。其疎妄多如此。世人信彼大言。以爲達禮者惑也。

仁齋徂徠惡窮理。不亦妄乎。昔者先王之設學也。天子之元子入焉。將以乘六龍。御四海。其衆子及國之俊選入焉。將以輔王室。備職任。故其學必卽天下之

物。天下萬機。事變不測。故能窮理以求應宜。升高必自卑。故曰。因小學之成功。又曰。因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五品六藝。豈理外之物哉。大學所窮。豈物外之理哉。小學既教以物。及其入於大學。則欲以格於此物。名狀度數。既能通曉。其理之精。無所不窮。然後為格也。記曰。大學始教。小雅肆。三官其初也。官者。何也。天子以天下為官。諸侯以社稷為官。卿大夫士亦各有官。皆將施於經世濟民。宜乎即天下之物也。後世治教異塗。學政相分。當路之官。或不知一丁字。讀經之士。則終身埋首於書冊。僅為人所問字而止。是以朴

實不欺。足以自飾。飛耳長目。足以應人。遂以為古亦如此。可謂秋蟬不識春矣。且夫理之當窮者。雖仁齋徂徠亦不得不然。童子問字義。古義辨。道辨。名學則論語徵。皆是紛紛理窟。但與朱子不同。又徒以為衰世不得止。而終不知古之尤不得不然也。物莫不有理。理莫不可窮。窮理而後知至。可以審是非。可以應天下之變。二典三謨。皆是窮理。魯論鄒孟亦示此方。其所謂窮之。云者。先窮其當先者。未必窮其不必者。此之謂窮也。後儒誤見。以一物不知為恥。蓋不知孔朱之意爾。仁齋徂徠亦不知孔朱之意。謂朱子之意。

如後儒所見。夫朱子之意猶未能通ス宜乎其不能通古訓也。

甚哉徂徠之似法然日蓮也。其言曰。天下錯諸陶鈞之中。聖人之道爲然。故君子錯身于斯。藏焉脩焉息焉游焉。德慧術智於是乎出。博厚高明於焉而至。又曰。彼謂窮天下之理。謂察一念之微。皆不知道之言也。故辨是非。別淑慝。疎濬澡雪。剔扶以盡。不俾一毫人欲之存者。皆非也。吁。此何言也。吁。此何言也。夫博文約禮。卽是陶鑄之業。藏脩息游。則其業之節度爾。故孟子曰。必有事而勿正アラス。心勿忘也。勿助長也。徂徠

蓋惡助長之疾。而遂開不耘之途。茫茫悠悠待效。自然猶之念佛唱題得真。薰於自然之教。愚故曰。似法然日蓮也。且夫先王之陶鈞。君子之博約。豈彼摘字綴句之謂耶。窮理察微。此乃樞要。藏脩于斯。息游于斯。車輪鳥翼。相須而成。德慧出焉。高明至焉。然其偏倚玩愒。或恐德慧難出。高明難至也。若彼茫茫悠悠。不用窮理察微之功。則雖誦詩讀書。亦徒口耳四寸之學。德慧何以乎出。高明何以乎至。況又詞章之習。聲律之巧。不求養於反躬。可謂先王之教乎。從徂徠之道。則不窮理。不察微。不辨是非。不別淑慝。昂昂揚

揚弄文操觚自贊毀他肆心所欲以委成德於其中。吾恐其說啓曲學阿世之門授游蕩放侈之窟也。嗚呼危哉。

徠之教特以詞藻爲先。又徒讀經史不尚窮理。猶之漢魏六朝之學爾。六朝之儒非不讀經。非不尊聖。而溺乎詞藻趨乎名聲。不知窮理不能窒欲。故終身不能明道義。或放蕩。或凡庸。無一行可取。顧爲小人所使。終使人倫殆亡。國運漸蹙。吾國中世之學亦多此風。文藝競興。街博爭華。婦人猶有涉經史者。然而淫風流行。異教滋蔓。遂至皇綱解紐。海內大亂。前

車之覆可不戒哉。

徠謂通鑑綱目歷詆百世。愚謂非也。史之直筆左氏之言著矣。豈謂之歷詆哉。且夫溫公之著通鑑也。受王命而立筆。闡美懲惡。謹備鑒戒。蓋應人主之需。其作不得不如此。然其所記一善莫不存。可謂厚矣。朱子綱目全據溫公。特編年提要。欲以其易見而已。若夫書法發明。則後學所贅。而間或至苛刻。乃違朱子之意。此後學之謬見。故善知朱子者不必取也。大凡聖賢論人。將以垂教後世。非爲朝弄訶斥也。善而不稱。則歆慕或薄。惡而不咎。則懲戒或緩。聖賢所以

不得已也。若曰褒貶皆非，歟。則孔子論人，不啻一二。徂徠以爲非乎。徂徠之說曰：以殊相映而後足以論其世也。則徂徠亦不免論人也。

學則曰：自秦以功令治天下，禮樂泯焉。申韓之道移人耳目，以至今日。長養之道漸而殺伐之氣塞宇宙。後賢人君子皆生其中，所以差也。愚謂朱子則不差。徂徠之差也甚矣。朱子之言溫厚恭遜，推己及人，其經解者舉取至當，勉進後生，未嘗有妄罵先儒者。徂徠師心而自負，二辨論語徵開卷則罵宋儒如聞爭鬪，然殺伐之氣孰大於此。噫，申韓之餘習哉。愚嘗聞

徂門之講關雎，未述文王之德，先訶朱子之傳，怒目切齒，如馬卒之罵馬，愚不忍聞。逡巡而退，嗚呼，溫柔敦厚之教，變爲侮慢忿怒之具，何其差之甚也。

程子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又曰：後人未達，以爲聖本生知，非學所至，而以巧文麗辭爲工，其亦異於顏子所好矣。夫程朱之學至矣，其防邪說也盡矣，而徂徠不能通其說，故曰：人可皆爲聖人者，非也。寧爲曲藝之士，而不願爲道學先生，嗚呼，徂徠之不知道也甚矣。孔子以來，孰名聖人，旣無可名聖人者矣，則氣質難變，誰不知之。而程子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者，

其知豈不如徂徠哉。必有故也。不可不思也。徂徠不
之思。故不能信。後生亦不之思。故左袒于徂徠云爾。
舜人也。我亦人也。唯聖人盡人道而已矣。是故孔子
常述自所得。以示門人。又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
而求之者也。又曰。爲之不厭。教人不倦。夫孔子之自
述。豈其自驕之意哉。將以使之學之。而不使之與我
無異也。若其成否。則見諸既學之後。未嘗始待之以
不能如已也。故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
亦如是。程子以顏子之學爲至聖人之道。可謂知言
矣。程子曰。聖人可學而至矣。而程子未嘗曰。僅學則

至。又未嘗曰。學者必皆至也。氣有清濁。生有夭壽。豈
知必皆至聖人哉。亦豈知必雖學而不至哉。成之與
否。係於天命。天命不可得而測。若曰。必不可爲聖。曰
必不能善學。則是已測天心。而自以爲知天也。能測
天心者。其唯聖人乎。聖人猶自謂天心不可測。而今
斷然曰。天心豈使之爲聖人耶。則是彼自測天心也。
徂徠雖有才矣。非聖人也。苟非聖人而測天心。可不
謂僭妄乎。後生不察。尤而倣之。曰。吾測天心矣。我不
能爲聖人矣。人亦不能爲聖人矣。悠悠度日。可也。無
天無聖。莫大之罪。上帝之譴。其可免乎。

辨道曰。夫道先王之道也。思孟而後降。爲儒家者流。乃始與百家爭衡。可謂自小己。愚謂非也。天使思孟在王佐之位。則何爲儒家者流。又何與百家爭衡。既不能然。而王道如綴旒。於是乎謹誦而傳之。以俟天下後世。乃不得不爲儒家。百家蠶起。欲亂先王之道。乃不得不爭衡。時有思孟。人文斯存。微思孟。吾其馬牛乎。大哉思孟之功也。謂之自小者。訛言爾。又排仁齋曰。先王之道。降爲儒家者流。斯有思孟。則復有朱陸。朱陸不已。復樹一黨。益分益小。豈不悲乎。愚讀之。不覺大笑。先王之時。猶設造言亂民之刑。孔

孟之時。有楊朱墨翟。朱子之時。有陸子。靜陳同甫。今吾邦有仁齋。徂徠。此正而彼邪。此中而彼偏。中正偏邪。各以類分。自然之勢爲然。分雖千百。中正巍然。但憂蒙士之眩惑。君子所以辨也。故君子不患有黨。患黨之不正。徂徠不悲黨之不正。而悲樹黨之自小。固己愚矣。且悲他人之樹黨。而復自樹一黨。僅與仁齋爭衡。何不自悲而悲人也。

又曰。子思孟子與老氏抗者也。愚謂此亦夢受思孟之口訣歟。何爲其言之無證也。思孟之時。楊墨爲盛。觀於孟子而可見矣。老子之教。至漢而著。思孟之語。

無一斥言老子者。但老子亦楊氏之屬。而思孟之辨。楊墨者。自足以斥老子。且聖賢立言。豈必為一時一人哉。直指正道。邪徑自著。今徂徠輒言斥老子。無證無稽。意自取之也。但徂動則貶程朱。曰意自取諸理。而其自立說。則意自取之。何哉。

又曰。古之時。作者謂之聖。而孔子非作者。故中庸以至誠為聖人之德。愚謂非也。作者謂之聖。戴記言之。但未嘗曰不作則非聖也。作非聖人。則不能。故有此言。豈為不作則非聖人哉。若果為不作則非聖人。則子貢何以有夫子聖矣乎之問。孔子亦何不答以不

作。而曰若聖與。仁吾豈敢也。且推徂徠之說。則孔子亦非聖人矣。甚哉徂徠之無忌憚也。

又曰。率性之謂道。子思之本意。亦謂聖人率人性以立道云爾。非謂人人率性。自然皆合于道也。杞柳之喻。告子盡之。它木不可為杞柳。則杞柳之性有杞柳。雖然。杞柳豈杞柳之自然乎。愚謂非也。既曰率性之謂道。不曰率性而立之。謂道率性之為道明矣。但徂所言。乃自所謂遷就以成己意也。其曰非謂人人率性自然皆合于道者。蓋斥朱解之非云。然朱子之解。則曰率性即是道。非曰合于道也。但徂不達朱解。往

往如是。朱解猶未達。何知孔子之意哉。告子之言。以杞柳喻性。以桮棬喻仁義。非以杞柳之性喻人之性也。以爲戕賊杞柳而後以成桮棬。乃是戕賊人性而後以爲仁義也。故孟子辨之云云。而告子不能答。此則告子之意的。如孟子所察爾。桮棬之爲物。待戕賊而後成。其可以爲桮棬者。固是杞柳之所有。非恃戕其所。有也。匠人截而曲之。乃充其所有而已。仁人義士亦充其所有。豈有戕賊其性耶。若使告子以杞柳之性喻人之性。則孟子何必曰云云。而告子亦何默默乎。徂徠之於孟子。文義猶未能通。宜矣。不知孔孟

之意也。

又曰。惻隱羞惡皆明仁義本於性耳。其實惻隱不足以盡仁。而羞惡未必義者。愚謂。惻隱不足以盡仁。羞惡未必義者。朱門之童亦知之矣。然孟子立論。專明仁義之爲性。若徂徠所言。則以仁義爲人意所造。就利避害之術。而非天命之當然也。苟充徂徠之說。則蓋曰。不仁不義固非悖於天心。其行仁義者。徒爲求利免害而已。若仁義而有害無利。則不必好仁行義。不仁不義而有利無害。則亦不必惡不仁不義也。此不唯非先王孔子之教。雖申韓蘊張亦憚言之矣。故

愚嘗曰。彼人不唯先王孔子之罪人而已。申不害韓
非蘓秦張儀之罪人也。且夫不仁不義。後必有害無
利。仁義之終。有利無害者。乃是從天與否之驗而已
矣。仁義之爲天命。不亦昭昭乎。思孟之言。不偏不倚。
程子得不傳之緒。亦特思孟之大功。而彼見以爲偏。
以程朱爲非孔子之意。用心不正。毫釐千里。新學之
成。胎胎于此。可懼矣夫。

又曰。及于唐韓愈出。文章大變。自此而後。程朱諸公
不識古文辭。是以不能讀六經而知之。獨喜中庸孟
子易讀也。遂以其與外人爭者爲聖人之道本然。又

以今文視古文。而昧乎其物。物與名離。而義理孤行。
於是乎先王孔子教法不可復見矣。愚謂非也。彼所
謂古文辭者。六經及周末戰國文字爾。韓愈以後。文
章一變。而古文辭則巍然存焉。程朱之於六經。終身
盡心。旁及周末戰國文字。莫不編讀審考。文章之變。
古言今言之異。亦固能知而詳盡之。何曰不識古文
辭哉。何曰不能讀六經而知之哉。何獨喜中庸孟子
哉。何以與外人爭者爲聖人之道哉。何以今文視古
文哉。何使物與名離而義理孤行哉。徂徠以天下之
人爲無目乎。天下之有目者。善讀程朱全書。則徂徠

之誣明矣。特徂徠無目而然歟。抑將以蔽天下之目歟。或曰。程朱語人。必是時俗之語。經解雜著皆用當時之文。何也。曰。將以便於當時也。以今言解古言。而示古教於今人。以古言如今言。而入今人於古教。猶之以和語譯漢文。而示聖訓於和人。以漢文如和語。而入和人於聖教也。其以古眎今也至矣。故能移諸今言。而不有差。不昧乎物也至矣。故物與名合。而義理與物共行。於是乎先王孔子之教粲然復明于世。徂徠喜明文。斧鑿奇澁。以爲真古文辭。不知古文之真。不必奇澁。又以自己所見遷就成義。遂惡中庸孟

子之難遷就。強生與外人爭之議。以廢黜之。以其自以爲古者爲真古。不能以真古眎古。名與物睽。義與古殊。於是乎先王孔子之教暗。而終陷乎商鞅李斯之流矣。推其所因。則浮淺之識詞藻之僻互爲其惑。而自不知爲惑也。噫。或又曰。程朱脩古文辭。故不能得古訓。必也脩古文辭如元美于鱗。而後推之六經。可以得古訓也。曰。不然。孔子生于衰周。去虞夏殆二千年。虞夏之辭。蓋多與衰周殊。若果擬作古文。而後可通古義。則孔子必當使門人先執刀筆。以擬作古文。而今讀孔門之辭。全然當時之文。未嘗見擬作

虞夏者。孔子豈不若徂徠哉。且夫程朱之於古文。非不識其體勢也。非不識其與今文殊也。泛考偏察。神其通之。何必模擬剽竊而後可以得古義哉。彼曰脩古文辭而後古訓可得者。孩兒之論而已。又曰。孔子之道。先王之道也。故近世有謂先王孔子其教殊者。非也。愚謂此蓋斥仁齋之說。仁齋固非。而徂徠亦非也。殷因夏禮。周因殷禮。而其間不能無損益。孔子曰。吾從周。而及其告顏子。則曰。夏時。殷輅。周冕。韶舞。且夫先王者。居上而教天下。孔子則居下而導門人。其勢不得不殊。又其不能盡教天下。則將傳

之後世。是故說不得不長。義不得不詳。門人謹而錄之。開入德之門。名曰論語。後世可以受古教者。於是乎備焉。時運之使然。豈得不有殊耶。先王之教止於四術。孔子加以周易春秋。亦可以見孔子之意矣。秦火以來。六經殘缺。所以興於斯者。則失其聲調。所以立於斯者。則十存其一。所以成於斯者。則無復可求。加之清淨寂滅之說。功利聲名之俗。去古益遠。則失意益多。離正益久。則異端益熾。方此之時。程朱子生。四書新注。近思成錄。所以立本導志。豈可得而止耶。徂徠不之信。視先王之教。如死物。然故上之論孔子。

則以爲一欵一聳悉摸先王。如俳優之學劇下之論。朱子則以爲新注新錄不與三代同辭。蓋古言而古服乎。充其所論。則以聖教列諸伎藝爲之亦可。亦爲亦可。嗚呼。率天下之人而禍吾道者。必彼之言夫。徂徠以宋學爲無益有害。其言曰。思孟而後儒家者流立焉。乃以尊師道爲務。妄意聖人可學而至矣。已爲聖人。則舉而措諸天下。自然治矣。是老莊內聖外王之說。輕外而歸重於內。大非先王孔子之舊也。故儒者處焉。不能教育弟子以成其材。出焉。不能陶鑄國家以成其俗。所以不能免於有體無用之誚者。亦

其所以爲道者有差故也。愚謂非也。先王之尊師道。禮說備焉。非肇於思孟也。先王以安天下爲心。其教亦安天下之術爾。學安天下之術。以得安天下之用。是之謂聖人可學而至矣。乃舉而措諸天下。天下可得而治矣。所謂舉而措之者。教禮樂施仁義。自邇及遠。無所不用其極。豈謂拱手默坐如茅山道士哉。夫如是。故其與內聖外王之意。不唯天淵之殊也。又思孟之言。未嘗曰。天下自然治。彼曰。自然云者。誣之甚矣。儒之不能教育陶鑄者。蓋有之矣。善學思孟。則不如此也。材有穎鈍。位有高卑。然皆隨分補國。故曰。過

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矣。今但徠所譏者。末流之誤。若以末流歸罪師門。則吳起李斯皆爲孔門末流。其黷武焚書。謂之孔子之罪。而可乎。且徠自以爲得先王之道。而其信從之士多放蕩傲慢。與晉末明季之士同轍。未嘗聞有教育陶鑄之功者。愚未及聞歟。抑真不能教育以成材歟。

但徠解道字。乃秦漢老莊之謬見。非先王孔子之義也。何也。其言曰。道者統名也。舉禮樂刑政凡先王所建者。合而命之也。宋儒訓道爲事物當行之理。坐不識道爲統名故耳。又曰。先王之道。先王所造也。非天

地自然之道也。謬哉。但徠之言也。夫古經言道字者。至少其有道字。多是道路之道。至於論語則道字居多。而皆未嘗有解其義者。但說卦有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爾。子思之著中庸也。卷首曰。率性之謂道。道字之訓始明。而全篇詳說之。孟子之書其說愈備。使天下後世不迷於亂名之說。思孟之功高矣。千載之後。舍之焉往。朱子善知思孟之意。解曰。當行之路。蓋提思孟所述之要者。而推之。六經論語無所不通。則周孔復生。不易其言矣。聖人脩事物當行之路。以立禮樂典章。禮樂典章。道之顯者也。故子貢指禮樂

稱道。子游亦以絃歌爲學道。其爲事物當行之路。於是乎愈明矣。徂徠不信朱解。訓曰。統名。且曰。先王所造。考之古經。既無此訓。稽之文理。又不必然。唯老莊之書。似以禮樂爲儒者之所道。戰國諸子。西漢諸儒。亦多似爲此義。愚故曰。徂徠之解。乃老莊秦漢之謬見。非先王孔子之意也。彼好讀老莊史傳。目觸心移。臆見乃熟。遂施於六經論語。自覺似有所通。苟有不合。遷就成義。習玩之久。日見其趣。自負以爲孔子沒後。唯我一人而已。傲哉。傲哉。

辨道曰。宋儒訓道爲事物當行之理。是其格物窮理

之學。欲使學者以己意求夫當行之理於事物。而以此造禮樂刑政焉。夫先王者聖人也。人人而欲操先王之權。非僭則妄。亦不自揣之甚。愚謂非也。先王定禮樂刑政。後王後民謹而守之。然其所以謹守者。必知所以定之之義。然後可以得其意。而全其道矣。故求夫當行之理者。將以守之也。非必爲造之也。何曰。之僭乎。小學受禮樂之教。粗知其理。及入大學。因其已知之理。而窮之。非以己意求之也。求而得之。然後謹而守之也。何曰之妄乎。自知理之可求。故卽物而窮之。夫壽不貳。以俟天命。何曰不自揣乎。且夫禮曰。

又曰仁者

禮從宜。又曰。可以義起。夫先王之制。雖極縝密。非盡天下萬變之方。故有從宜義起之訓。而苟不知事物之理。則何以可得從宜義起哉。況世降教衰。風俗頹敗。先王之制。難行于今。時王之治。茫無定準。方此之時。必窮理以從宜。不失先王之意。此亦不得已之方。雖徂徠不能免此。何其弗思之甚也。

又曰。仁者養之道也。故治國家之道。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矣。脩身之道。亦養其善而惡自消矣。先王之道之術也。後世儒者不識先王之道。迺逞其私智。以謂爲善而去惡。擴天理而遏人欲也。此見一立世。

非唐虞人。非聖人。必惡多而善少。則殺氣塞天地矣。故通鑑之於治國。性理之於修身。人與我皆不勝其苛刻焉。遂使人謂儒者喜攻人。豈不悲哉。大氏商鞅之後。不啻朝廷。雖庠序亦用其法。宜其不及三代矣。愚謂此敷衍學則之說。前既粗辨之矣。夫孔子所謂舉直錯諸枉者。是立其本云爾。及其答顏淵。則曰放鄭聲。遠佞人。非不惡惡也。又答季康子。曰。子欲善而民善矣。此亦立本之訓。以戒先殺之意。豈欲使之折鞭朴。墮園土哉。舜選於衆。而舉皋陶。不仁者遠矣。皋陶刑官。非捨刑也。刑期於無刑而已。徂徠不識先王。

之道。迺逞其私智。見舉直之爲仁。而不察於懲惡之助。仁猶老婆之愛幼孫。亦是庸醫懼瀉劑。偏施參芪。終不知其害之大甚也。脩身之術。亦何爲善而已哉。虞舜之爲聖。孰其不知之。然而大禹戒之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敖虐。是爲臯陶。賡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先王之道也。故程朱之訓。必曰爲善而去惡。必曰擴天理而遏人欲。其先曰爲善。先曰擴天理。養善之爲本。旣明矣。而次之曰去惡。曰遏人欲。則不徒恃其本而忽之也。明道先生爲縣令。以視民如傷爲志。徂徠所謂養善而惡自銷者。亦

是程子之言。而立本之謂也。其曰兵謀師律。亦當講明。曰足不履非禮之地。則不徒恃其本之謂也。善識先王之道者。非程朱而誰也。徂徠偏養其善。以待惡之自消。此則前所謂念佛之見。不唯不能消其惡。而顧長之矣。豈曰之先王之道哉。通鑑之編。承王命以選焉。卽是臯陶賡歌之意也。若夫性理之說。則使人立志篤信。和氣浹洽。何其苛刻之有。以此爲苛。則尚書論語。確乎警戒。亦以爲苛刻乎。其使世人謂儒者喜攻入者。陋儒之謬。非真儒所爲也。且徂徠忌苛刻。如此。而二辨一徵國字答問。皆罵詈先賢。聘盼世儒。

使讀者怒目攘肩如前所言何其苛刻之甚而喜攻人也。商鞅之法。徂徠當自革焉。

辨道卷末章曰。古今邈矣。六經殘缺。要不得不以理推之。以理推之者。宋儒爲之。嗚矢矣。抵其理之未精也。是以滯乎理。精之又精之。豈有宋儒及諸家之過哉。愚讀至此。未嘗不喟然大息也。嗚呼。朱子窮理之教。原乎天而存乎人者。於是乎亦可見矣。徂徠此說。雖出於遁辭。然窮而反本之端。使明師良友導諸少壯之日。精又精之。亦復精之。則焉不得知程朱之未嘗有誤耶。徂徠之爲人也。所長者五焉。文巧矣。詩麗

矣。譯明矣。立論不迂矣。讀書不少矣。然其脩辭唯擬古之好。徒備玩娛。不足時用。故其述志則多用今文。或以國字記之。詩亦泥於王李。未能得盛唐之調。況於聖代之音乎。譯雖如審。而師心自用。強辨誣人多矣。至於經義。則肆其胸臆。以此爲孔子之真。不知燕石之取笑。但使陋儒聒俗吏驚歎而已。其論務悅人。故流於術數。學好雜博。故終不能窮其精。世之非徂徠者。徒責其短。而不顧所長。則已過矣。而黃口之兒。不能深察其弊。喜其文詞之巧麗也。效顰而自飾。喜其訓譯之易通也。偏信而不知所誤。喜其論之不

迂也。陷于申韓而無慮。喜其學之博也。爲之所欺而不疑。遂仰之。如太山北斗。適聞識者之駁。則怫然曰。此妬疾爾。又或好自用者。則陽非而陰服。廢一而取九。終不知其害甚於洪水猛獸也。此所謂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弗思之甚矣。哀哉。

徂徠初作護園隨筆。左祖朱子。仁齋初信朱子。論著存於文集。世人因謂二子初熟朱學。然後立一門戶。其說可信也。愚謂二子徒讀朱子之書。未嘗知朱子之意。觀於隨筆文集而可見矣。其言強辨求勝。銜名而已。宜哉終生妄見也。或謂徂徠譯筌善解文字。以

是推之。則辨名之說可信也。愚謂不然。辨名強辨。譯筌爲之。嗃矢師心自用。駭乳臭之士。宿疾萌于譯筌。而成于二辨爾。

世人多言徂徠是人傑。仁齋亦忠信人。之二子者。何莫所得。若無所得。則何以動海內乎。朱子固是豪傑。然而非聖人也。豈不無謬誤耶。愚謂不然。若以動海內信之。則釋迦之勝於孔子也大矣。豈有此理哉。愚讀二子書。幾絕韋編。然其可取者。瑣瑣訓詁。而亦明儒之餘唾而已。間有格論。皆是程朱既言之。而二子勦說者也。其不可取者。苟非無用之辨。必是亂名害

心如鄭聲佞人然。又其誹朱子者。皆不通其說而詰之。未嘗有一句禦我者。是英雄欺人。亦是一盲牽衆盲也。朱子之訓。溫厚明暢。無一可疑。若其有疑。未得其意。故爾虛其心。平其氣。姑闕所疑。精思歷年。然後當知吾言之不欺也。

小學入道之門也。故朱子輯其遺法。而解之。其解易簡。務養德性。四書窮理之器也。故朱子之解。精密的確。分別纖微。仁齋徂徠不之信。其解語孟。務爲卑淺。使最上至極之教。徒爲童蒙養正之用。小大之分。不明。遂生邪說。悲哉。

朱子之解。溫而密。闕疑以言其餘。不以入廢言。其於舊註。隱惡而揚善。務示受用之途。求效於警戒之際。仁齋徂徠則反于此。訐以爲直。自用不疑。蔑視先儒。仇讎何殊。吹毛求疵。務爭堅白。若其受用之途。不必盡其言。徂徠則謂弄經操觚。自然有效也。是以朱門善學者。用力於勉行。盡心於明道。二子之流。用力於操觚。盡心於謗人。是非得失。人人當自擇焉。

仁齋之學。欲以古語曉古教。不欲以今言換之。故斥程朱曰。古無此名。曰古無此語。非古教也。又斥程朱推原之解曰。設有此義。猶頭上置頭耳。徂徠務稱古

文辭亦紙其唾者也。夫古言之存不必竭一世之名。古書之記不必悉一時之論。安知今言之古必無之哉。設令古無此名。又無此語。後世肇造之。苟足以明聖旨。則亦爲古教矣。解經之方。曉義爲要。而古今言異。故當以今言曉之。物不推其所由。則入心不深。而信之不篤。況其世降材鈍。加以異教薰耳。故程朱之解。必推其所由。至于論道。則窮其本原。是以信篤而學進。先王之教可行于當世矣。若夫漢唐諸儒。則徒拘名物。不能精義。此所以正學衰而異言盛也。但漢唐所以如此者。力不足而然。仁齋徂徠。則是廢其

精。復其淺。好簡之士。靡然雲從。觀義日粗。信道日薄。其初雖未必輕聖教。而漸陷于詞章記誦。以取玩娛。以資名利而已。不啻無益于世教。而弛綱蔑倫之萌生焉。可不畏哉。

仁齋徂徠之說。近而易曉。又舉古書爲證。多多益辨。淺劣之士。喜簡愛奇。且不知其證之爲遷就。遽信異說。以爲孔門之真。終不能覺彼與我質合而實非。孔門之真也。猶彼庸君唯悅庸人之論。不信賢臣之諫。終失國家而不自悟爾。又其門兼習詞章。且不貴精義。察微徂徠。則以詞章爲先務。是故好名之士。足以

適情悅目。厭煩之徒。無有苦思慙德之勞。用力不多。而華辭可以飾外。讀書不審。而大言可以駭俗。此所以靡然信從。信從愈多。則世人愈信焉。夫諛言易聽。諫言難通。豈必以易通爲是耶。君子難近。小人易狎。豈必以易近爲是耶。聖人之言。淺而深。簡而精。就淺以知深。就簡以知精。斯爲得之矣。豈必徒以淺且簡者爲古人之教哉。朱解精密發揮。微指使讀者得其意。非加本文所無者。徂徠仁齋見以爲添蛇足。不知本自有之也。朱子之教。用心於內。將以立本。實是孔子之訓。徂徠仁齋見以爲倣佛氏。不知聖教本然也。

蘭蕙難蕃。綈綈易生。何必以易生爲美。珠玉難拾。瓦礫易得。不必以易得爲貴。淫聲之快耳。孰若古樂之淡淡箕踞之肆體。孰若百拜之役役。街談之速通。孰若典謨之玄玄。大氏速通而易悅者。非妄論。則邪說。忽快而適情者。非閑事。則暴行。世人多以速通忽快爲是。何其好危之甚也。朱子所導。如難速通而終無不通。如難適情而終無不適。故曰久自得之。非偶然也。若其厭煩好華。欲以徒備玩娛者。未如之何也已矣。

徂徠之教。以信聖爲先。其意則美矣。然其爲學不欲

非但後學
知其所以當信則何異於老婆之信彌陀哉又以詞章爲入學之門謂學古文辭而後古言可通此所謂巧言亂德者其非既辨于前矣或曰詩者言志之技文則載道之器君子固不棄也新學小生樂而玩之可以記字可以折義豈不資經業耶曰非也讀書日久口耳並熟然後聊用其心足以言志載道何必巧麗之貴苟以此爲先務則不啻廢光陰使其氣浮高懶於精義或爲放曠之士或其學陷于淺陋加之鋪叙之巧筆飾邪說以惑後人故古人有言曰文人無行信矣哉二子淺陋本文僻之所生而其亂名惑世

亦是文才爲之資詞章之蔽可不懼乎
徂徠仁齋之徒開口則曰朱子嘗學釋氏故其教歸于佛見愚謂非也朱子嘗學釋教矣終知其非而棄之以其審知佛教故其辨之也確其擇之也精是以佛氏不能遁責遂強以竊佛教爲口實卑陋姦曲不堪捧腹宋元佛氏之書可見而朱子語類所載笑佛氏之屈者若干條可謂明證矣仁齋徂徠不之知啜佛氏之餘唾斥朱子以佛見後生信之以爲卓見不亦蒙昧之甚乎朱子經解間有引佛語者斷章取義足以發經與孔子取滄浪之歌同意又有成語似禪

錄者。固是宋世俗語。爾或直舉禪話者。亦斷章取義。開發吾道。皆非竊佛教也。何以謂之歸佛見乎。設使朱子或倣佛教。或由學佛而得之。苟能明孔子之道。得脩身治人之方。適足以爲大幸。豈傷乎聖教哉。若或辭摸詩書。貌似舜禹。而大失聖意。不宜於時。無益於治。則其害均乎佛老矣。徂徠好讀老莊。又使門人讀之。其言曰。不求諸道而求之辭。譬諸使人遊倡家。乃曰唯視女容。勿溺艷色。雖欲不溺。其可得乎。程朱前學佛而廢之。又使人廢之。徂徠則終身讀老莊。又使人讀之。程朱僅取其三五句。徂徠則左右欲求之。

辭孰是孰非。識者當詳思之。

世載言以遷。何帝世世不同。一時人人或殊。郢書燕說自古而然。不然。則周公何勞著爾雅。又何苦立亂名之刑。道德之名。孔老同時。而其義天淵。道德猶異其義。則其他有異者可知也。故以老莊之名義移之。孔門之所稱。則不陷爲老莊者鮮矣。老莊之非。以亂名爲最重。原其所謬。則由不知名始。徂徠賴老莊之名義以移之。孔子所言。其曰合于孔子者。徂徠臆見相合而已。豈若朱子以聖言證聖言哉。老莊之教。一變爲刑名家。徂徠之說亦歸刑名。荀子雜信老子。故

有性惡之論。一變爲李斯焚書坑儒。徂徠左袒荀子。不非焚書。亦其臆見所合也。愚嘗與徂徠高第交。其言曰。周公蓋焚書矣。李斯何非。又曰。苟得吾志。當行聖人之道。其未得志。以莊子處身可也。愚問其說所因。則曰。吾師之言也。愚於是乎愈信其爲老莊所害。浸潤之毒深矣哉。

徂徠之徒曰。朱子之教出自佛老。以其相近。故深忌之。吾師真是古學。不與佛老相近。故容之。而不忌。愚曰。非也。玳瑁美玉相似。不以相似爲同。亦不以爲美玉之瑕。佛氏之言近理。而亂真。不得不辨。而闢之。近

則近矣。而此真彼亂。其近云者。何以爲出自之證乎。徂徠之說甚不近理。不啻異於朱子。不能近於佛氏。譬諸瓦礫。不啻異於美玉。不能近於玳瑁。然推求其旨歸。則顧有與佛氏同。不啻近似也。佛氏謂孔釋竝立。未嘗相害。徂徠之意亦然。佛氏謂佛智不測。唯當仰信。徂徠亦曰。聖人不可及。唯強勸以仰信。佛氏謂誦經稱名。身心自正。徂徠亦曰。脩辭涉書。自然成材。佛氏謂天竺世界之中。故佛特生天竺。徂徠亦曰。東海不出聖人。西海不出聖人。佛氏謂末世比丘。唯傳佛說耳。徂徠亦曰。唯守章句。傳諸後世而已。若悉舉

其相似則易燭而不盡宜乎彼之不急佛也
仁齋辨大學以爲非孔氏遺書。綱齋先生作辨大學
辨仁齋之非著矣。以此推之則其教法經解之謬不
待辨而可知也。徂徠解大學曰此大學養老之義也。
夫養老者學中之一事。若實爲養老之義則篇首當
曰養老之道何以曰大學之道乎。又以三綱領爲養
老求效之目。視三在字猶去聲爲字也。夫在也者體
當存守之謂也。故凡曰在某者皆施實功之地。未有
爲去聲爲字之義者。下文在格物三字以用力於格
物言之。徂徠所解不得不然。彼以知字鳴而此解似

不知字。蓋其疎妄欲立新義故眩瞽不自覺耳。又解
中庸曰中庸其至矣乎言中庸非至極也。此解猶狂
人之言。中庸下文曰父母其順矣乎言順也。非曰不
順也。又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言盛也。非曰不盛
也。然則所謂其至矣乎者亦言至也。非曰不至也。凡
徂徠之說疎妄無稽牽強矛盾其解與論皆此之類
也。好奇之士喜新愛巧心或知非而口強爲之辭不
亦愚乎

徂徠春臺務言經濟政談經濟錄行于世間愚者喜
之以爲善言治者其說多勦說熊澤氏書適所自述

者卑拙甚於熊澤氏矣。要之王莽崔浩之流。加以申韓孫吳。泥於復古。不知時勢。徒爲紙上之談。不可施于國家。施則可以招亂矣。土著一條。猶不可行。況其它乎。世之諸侯聰明有識。無一人行其說者。可謂大幸矣。

海內之士。多爲徂徠所動。亦好輕言經濟。且以讀左國史漢爲急。夫左國史漢。玉石相混。茫然讀之。則人得其性之所好。好權謀者長機心。好隱逸者長遁志。好功利者道義由此而消。好放蕩者警戒由此而衰。如此之害。不可枚舉。設其知安民強國之術。亦是

管晏蘧張所爲。施諸政事。足以取災而已。一犬吠虛。萬犬應之。時運如此。不亦悲乎。必也小學家禮以養其德。四書六經近思錄以成其業。脩齊之功。粗得端緒。然後涉左國史漢及歷史諸子。則言行之是非可得而辨。經濟之義利可得而別。而安民之方亦將得其效焉。苟有志而迷塗者。速求朱門之明哲。以從其所指授。虛心平氣。潛玩朱書。則諸家之非。可迎刃而解矣。不必勞筆頭舌端也。

維安

明和二年乙酉秋八月發行

尾陽書舖

花井勘右衛門

名古屋本町

堀川高辻上町

植村藤右衛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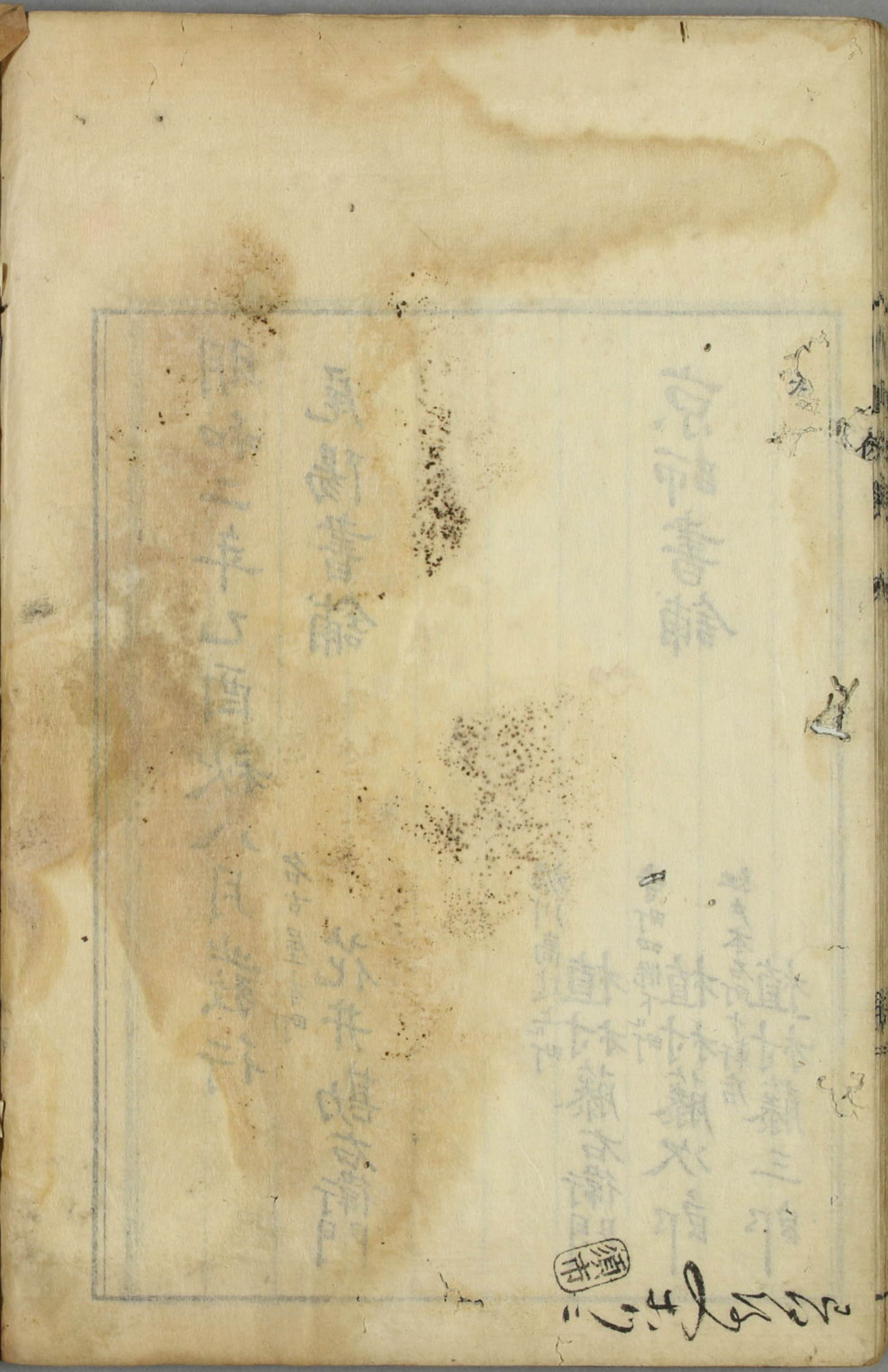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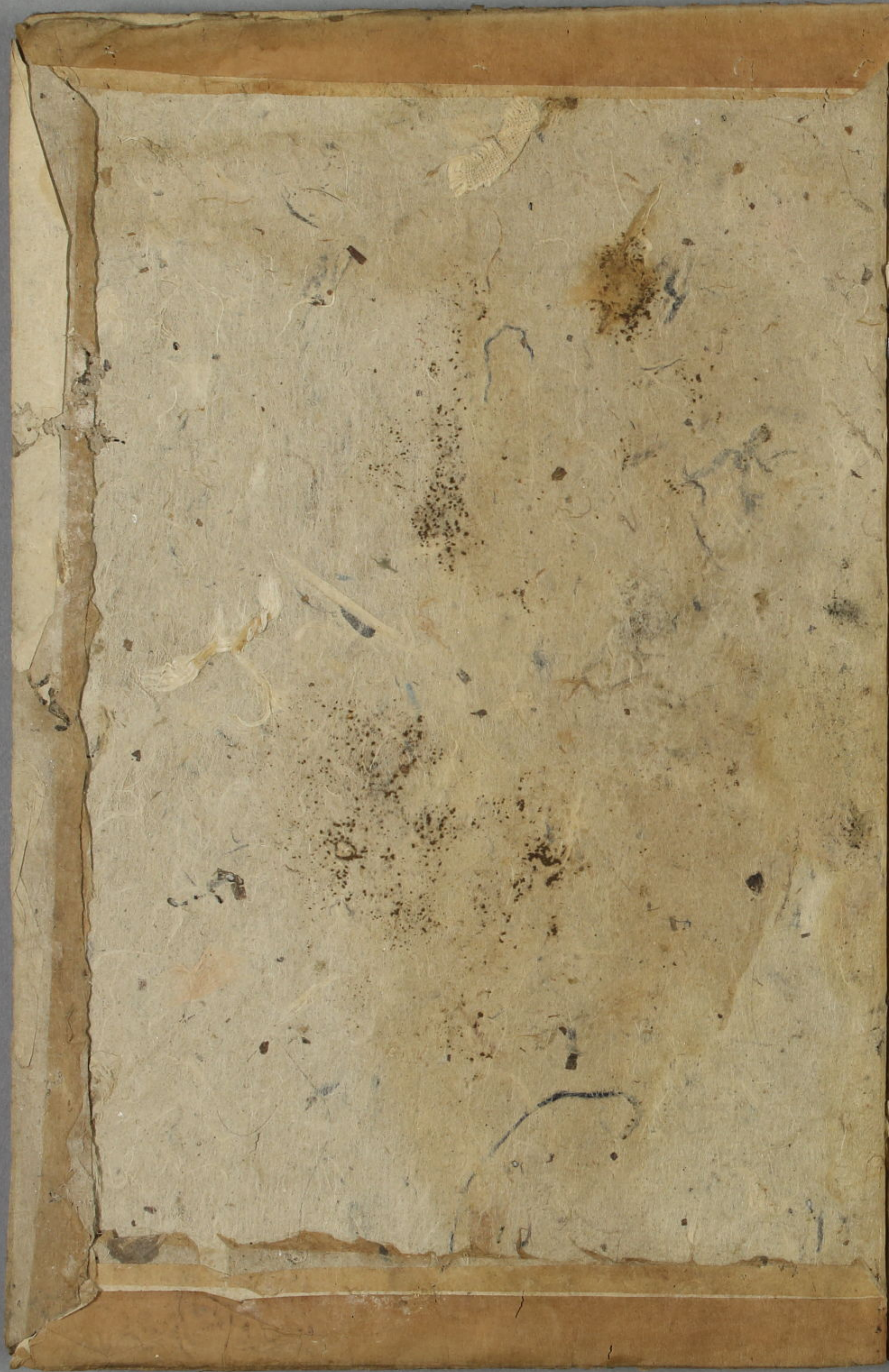
寺町四條下町

植村藤次郎

江戸本石町十軒店

植村藤三郎

京師書舖



京都書局

馬場書局

明治三十二年四月

直林新三
直林新火
直林新水
直林新土

明治

11.4.12

